

野火燒不盡

去年全球歷有史以來最熱夏季，各地山火成為國際新聞。從去年八月希臘山火到十二月澳洲大火，再到今年一月加洲焚城，氣候變化下，山火燒林速度愈來愈烈，規模愈來愈廣。

回看香港，單是今年一月，八鄉雞公嶺與大澳先後發生三場大型山火。雞公嶺，雖被納入郊野公園，卻是本地著名的「山火黑點」，被戲稱作「雞糞嶺」及「火雞」。野「草」燒不盡，正因乾草易燃的本質，令山火更快蔓延，形成惡性循環，山上植被被反覆燒至無法成林。

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佔地逾四萬四千公頃，佔全港總面積四成。面對咫尺之間的山野，港人又能如何避免春秋二祭時重蹈覆轍，燒毀經已變炭黑的焦土？陷於燒山輪迴之中的雞公嶺，又如何用山的生命，給予人類防治山火的教訓？

採訪／撰文：曾雪雯、徐嘉蕊
攝影：譚志榮、黃家邦、部分圖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提供



今年一月十二日，民安隊出動山火隊登山協助撲救雞公嶺山火，現場煙霧瀰漫。
(圖片：香港民安隊Facebook)

雞公嶺 山火之「旺地」

要說全香港最「旺」的「旺地」，雞公嶺想必上榜。二〇二〇至二〇二四年間，這座山嶺年均錄得兩宗山火，受影響範圍每年平均約一百一十公頃。單是今年一月，已見兩次焚山，受影響面積達五百公頃，相等二十六個維園面積。

位處山腳下的人與動物，年年經歷火劫，他們如何親身應對這場災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西遊記》）火焰山，Exactly就是那樣。整座山也是火焰，你就會覺得：嘩，人很渺小，但這（山火）也是人為的嘛。」「大樹下善待動物庇護站」（下稱：大樹下）義工Jojo說。一個月前，她第三次在火線下與義工通宵守護狗場一百三十條生命。

火焰山下另一端受害者，是農田上的農夫。當大火蒸發水分，灌溉水源減少，耕作時間表一再延遲。趁清

明山火旺季將至，且聽一回年年歷火劫的雞公嶺山下人言。

雞公嶺屬林村郊野公園的一部分。雞公嶺立於平原之上，從地面遠眺，山巒錯落有致，如伏於盆地上的巨獸。它被視為八鄉錦田的風水旺地。流水沿山谷流淌，年年滋養山下眾生，養活四周農業重鎮。

「郊野公園之父」、漁護署前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曾稱讚，雞公嶺遠觀非常漂亮，屬景觀上的地標，非常有價值，故當年納入郊野公園予以保護。然而，這座本應受保護的地標近年卻飽受火劫。在近年多番山火過後，這座山如今被反覆焚剝野草，難以演替成林。每當發生山火，火勢走得極快，難以控制。結果造成惡性循環。

流浪狗之家 百米外即烈焰

大火熄滅後的一個月，八鄉大江埔空氣不再瀰漫濃烈的燒焦味。只是

離山腳極近的大樹下，一百米外的山頭仍然焦黑一片。

四十年前，地盤工人曾先生不忍原先守護地盤的狗隻在竣工後被遺棄。他租下雞公嶺山腳旁的豬欄收留被棄養的狗。就現場所見，庇護所的狗隻體型與年紀偏大。Jojo做了狗場義工十年，她說，這裏的狗本身各有不同經歷與心理狀況，很少人願意領養，「這裏真是牠們的最後歸宿」。

每年清明、重陽，這個庇護所也飽歷山火威脅。創辦人曾先生如今已年屆七旬，於是，每逢春秋二祭，義工每每天早回到狗場靜候突如其來的山火。

過去五年，這個狗場因山火三度登上新聞。

第一次是二〇二〇年重陽節，雞公嶺大火焚燒兩日兩夜。火由上水蕉徑沿雞公嶺蔓延至八鄉，直逼狗場外一百米。「我很記得那天是十月廿五日，因為十月廿六是郭富城生日嘛」，現職藝人經理人的她笑言，自己曾替他工作，因此她對這日期尤其深刻。其時，消防員引消防喉穿越一排又一排的鉛水鐵狗籠，站在狗場斜坡向百米外的火線射水灌救。而Jojo則站在他們身後，提燈照亮草叢，防止消防員踏空。

三百市民分工救狗

Jojo說，場內狗籠由鉛水鐵製造，人是搬不動的。那天狗場義工晝夜替唐狗牽上狗帶，慌忙撤離。火屑隨風四散，義工又得拿起平日用作沖洗地上尿液的水喉，向叢林灑水降溫。等待撤離的狗隻被困在狗籠，焦躁難安，只能不停吠叫。

狗場外，三百名港人響應網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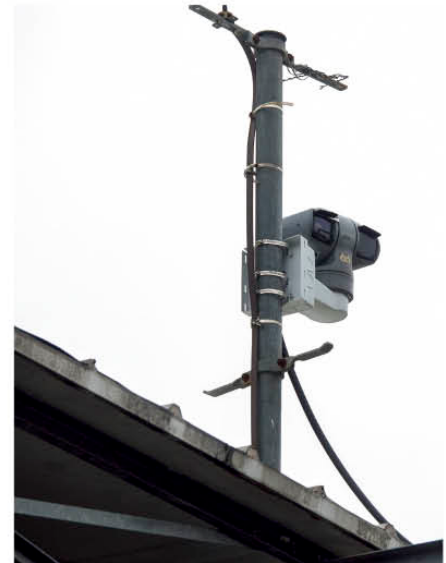
召，在凌晨二時，自備狗繩與狗籠到場增援。

事後才知悉車籠的Jojo指，當日私家車泊滿狗場對開的車路，延綿一點五公里。距現場三百米外的寵物店借出狗籠與貨倉，方便義工分批運送過百狗隻暫避。不過，部分狗曾因心理疾病或受人類虐待、遺棄後，一旦被觸碰，便會咬人。當時Jojo的最壞打算是若山火波及這個收容所，她只能放生這批特殊的狗狗。可幸至清晨六時，消防員對她說，安全了。眾義工始放下心頭大石，陸續把貓狗回遷至狗場。Jojo回到家裏洗臉時，才發現自己的鼻孔全是黑色。

春秋二祭 如臨大敵

大火後，有山火偵測公司免費送Jojo兩台閉路電視，以人工智能偵測錦田一帶山火。此後，狗義工身兼保安，閑來無事便打開電話裏頭的即時錄像，監察山火動態。往後五年，雞公嶺一年最少發生兩宗山火，意味狗場義工每年最少兩次要準備隨時走難。然而在这一切好人好事背後，卻折射出雞公嶺反覆被燒的問題。「以前的山火就是很快會熄滅，但不知道為甚麼近這十年的山火可以這麼厲害，燒通整個山。」Jojo嘆，最近三次大火也燒得很近。義工只能學會適應山火人禍，每當發生山火，他們使用帆布遮蓋狗籠，安撫狗的情緒。

今年一月，雞公嶺再度發生山火，烈火再度燒至一百米外的山頭。「你真的會很擔心，我們就輪流看，一直看着火去到哪裏。」她只能祈禱，「希望神可以用手按熄這裏」。她說，這裏一磚一瓦也是由不同年代義工籌錢而建，一旦被山火焚毀，將再難即時重置。



（上）五年前山火一役後，有智能偵測公司送山火監測鏡頭予狗場。
（下）山火旺季時，義工不時打開閉路電視錄像，監測山火。



義工Jojo被大樹下狗隻簇擁，大火當日，她曾站在相同位置監察火勢。

人為因素導致山火頻仍

「最緊要拜山的人不要留火種，我們就無事了，真是這麼多年也是。是不是真的『火燒旺地』是對的呢？就是這個問題。」她問。

香港位處亞熱帶地帶，夏季高溫多雨，冬季亦較同緯度地區濕潤，自然因素難以觸發本地山火。消防處回應查詢時指，本地山火主要是由人為因素引起，例如不小心處理或棄置煙

頭、香燭、冥鎗和蠟燭等。按消防處最新數字，去年錄得六百六十二宗山火，較前年減少兩宗。當中三十五宗在清明節發生。

天文台曾分析二〇〇七至二〇一六年山火數據指，清明節及重陽節期間平均山火數目較一般假日高出一倍。二〇二〇年雞公嶺山火後，本土研究社曾整合新聞報道及社交媒體消息，製作新界燒山地圖。按地圖所示，山火地點同原居民「新界認可殯

葬區」高度重疊，懷疑雞公嶺頻繁山火與原居民拜祭活動的關係。

民安隊救火 個別時薪五十

民眾安全服務隊特遣部隊成員Jeffrey（化名）曾參與最近一次雞公嶺的救火行動。今年一月十一日，雞公嶺火勢正盛。當山下狗場通宵戒備，民安隊召集隊員翌日八時集合，上山「打火」。Jeffrey便是這隊公餘

打火隊的成員之一。

Jeffrey解釋，按現時山火機制，當政府部門人手緊張時，便會召民安隊協助救火。他指，與消防相比，民安隊在火場負責「補尾刀」，撲滅那些不會危及民居、危險較低的火線。

置身野外火場之時，隨隊的消防員或漁護山火隊隊員充當民安隊顧問。顧問像指路明燈，找一些可灌救的山火，並隨時提醒他們風向變動。Jeffrey指，「找些我們能應付的火出來，再用火拍救火，但其實說小也不小。那些火也有兩、三米高。」他說。

一名隊員揸十六升的水袋，灑水降溫，另外兩名隊員便拿起防火拍，拍熄火舌。有時候火舌撲到身上，橙色的制服便被燒掉一角。「其實很多時候救火也是靠腎上腺素頂，上車後便會累得馬上睡覺，像死豬一樣。」如此辛勞的工作，他的時薪僅約五十元（按：民安隊不同職級薪酬各異）。他笑言，自己單身寡佬，放假休息倒不如出動。

也因為公餘救火，Jeffrey自言，見過不少荒謬行徑。例如他在拍火時，竟有大叔仍在他們背後行山，嚇得小隊隊長捉住對方，敦促他立即下山。豈料對方說，不知雞公嶺有山火。「但我心想樓下這麼多消防車，又煙又盛，怎麼可能不知道？這個畫面是有點荒謬。」他苦笑道。

因為個別人士留下火種等不負責任的行徑，卻要出動大量人手與資源救火，一樣有份繳稅的他，為此感到不值。「飛機扔水彈扔了多少錢？即使我只收你（一日）五百元，但那也是錢來的。我整隊二十人，便一萬元。就是因為人們自私自利，納稅人的錢就是用來花在這些地方。」



義工常擔心山火時無法救出一些抗拒人類的狗，例如自主人離世後偶會失控的唐狗波波。



狗隻對快門聲充滿好奇



每當週上山火，義工會在狗籠蓋上帆布以安撫狗隻。



雞公嶺山火後，大片山頭植物被燒至枯黃。



資料來源：天文台、消防處、漁護署

2007至2016年間，
清明節及重陽節期間，
平均山火數目較一般假日高出一倍。

過去5年，消防處共錄得
4,207宗山火。
平均每日錄得**2.3**宗山火。

2024年清明節及重陽節單日，
分別錄得**35**宗及兩宗山火。



（圖片：Ringo Ch@FB）



農場內近半面積為防蟲膠棚

燒山減徑流 影響農田灌溉

每當消防員、漁護與民安隊在雞公嶺撲火時，政府常呼籲市民關窗，以保安全。然而在雞公嶺山下，其實仍有其他生命與產業無處可逃。

雞公嶺座落在錦田平原上，山麓以南是錦田、八鄉盆地，北面是牛潭尾、新田與蕉徑，四周也是本地農業重鎮。山水隨山脈流向四周，為山腳農田提供灌溉用水。

位處錦田逢吉鄉的有機農場Farm 28，離雞公嶺西南方山腳約六百米。每次發生山火，負責人李先生總會和其他農夫在田裏一邊耕田，一邊觀察火屑會否焗着防蟲膠棚，引起大火。因現時農田設有十多個膠棚，面積佔農田面積一半。但他慶幸，至今農田仍未曾受火災，「煮到埋來才吃吧」。

與實際損失相比，李先生更多是心痛。雞公嶺從來對他來說，是一道悅目的風景。「坐在這裏（看山）可以坐半天，很寫意的。每天對着它，但是你第二天看到：嘩！光禿禿的！就是好像看到它被人打了一槌一樣。」他說。

位處牛潭尾的新興農場是另一跟雞公嶺唇齒相依的農田，一直取用從雞公嶺集水而來的山水種植。負責人之一的Mole，三代在牛潭尾耕種。他指，牛潭尾有四條小河流向不同農田，農夫多從河、井間抽水灌溉。二〇一六年新興農場復耕時，河水充沛，只有冬天時河水較少。但當年秋天，雞公嶺向牛潭尾方向發生大火，他說，在往後兩三年，河水提前至十二月變少，影響灌溉。

Mole解釋，每次雞公嶺山火燒毀大片植被，當土壤失去植物根部保護後，水分難以滲透到地下水層。「正常山像海綿一樣，植被可防止水分流失。但如果沒了植被鎖水，太陽一曬，冬冬季候風一吹，便會吹乾整座山。」

他估計受兩場大火影響，農場原訂三月下秧的計劃或需推遲半個月。至四月雨水變多時，牛潭尾水源不再緊張時，才可開始種植。

「基本上雞公嶺向八鄉那邊，好像每年都會燒，只是差在火會不會燒到牛潭尾這邊，波及到水源。」他盼，大家能注意防火，「最好不要有山火發生，對整個大自然、農夫，甚至動物才會更加理想。」

農場直面雞公嶺，李先生最愛在農閒時看山。



過去五年，郊野公園內曾發生一百一十七宗山火。

每次當郊野公園範圍內發生山火，一班不是消防員的「消防員」——漁護署山火隊隊員，總會出動撲滅山火。他們本身是山林的「管理員」，香港郊野公園範圍的大小事務——小至維修燒烤爐、執拾垃圾，大至修橋補路、修茸山徑，通統都是他們的工作。當火災發生，即使不是消防員，他們一樣戴上頭盔、穿上防火衣物，在飢寒中通宵撲火。

走入火場，濃煙瞬間阻礙視線，入夜後山火隊更難判斷地勢，加上高溫 and 窒息感，每分每秒都身陷險境。雖然大隊總能全身而退，但看見由前輩、同事花上廿年修護的植林付諸一炬，難免可惜。「始終我們的同事流了這麼多辛苦血汗，去種這些（樹），一把火就沒有了。」高級農林助理員、山火隊隊員黃榮峰說。不過即使艱辛，他們仍慶幸可以參與撲滅山火。「整個過程你是滿足的，你都會覺得自己是有一點點光榮感，也會覺得自己可能拯救了部分的生命。」

工作範圍：搬石、清潔、救山火

每年十月至四月期間，是黃榮峰與李汝達工作最忙碌的時候。

農林助理員李汝達是大棠管理站的隊長，屬本地行山熱點的大棠山道及大欖郊野公園都是他的日常工作範圍。當值期間，他要帶領員工清潔郊野公園，維修破損的燒烤爐等康樂設施，上山下山沿路執垃圾，還要處理投訴個案。近年港人運動風氣盛行，愈來愈多人行山，加上水土流失，管理隊員工就更常需要搬運石頭、泥沙和木材，拾級而上，修葺山徑。

現時漁護署轄下共有十六組山火小隊，由技工、工人、農林助理員等組成，合共一百多名成員。當山火控制中心通過市民報告、消防處聯絡機制、郊野公園山火瞭望台的山火監察器等渠道發現山火，就會統籌各處山火隊執行滅火工作。如有需要，山火控制中心會調配其他小隊增援，或通報消防處、民安隊及飛行服務隊到場協助。黃榮峰也是其中一隊滅火隊成員，平日他負責統籌荃錦管理站的工作安排，逢周末他和農林主任都要輪流當值「火更」，到火場協調，帶領火隊滅火。

當一接到控制中心的通知，黃榮峰與李汝達就要放下手頭的管理工作，在鮮藍色工裝制服上套上深藍色防火衣，戴上頭盔及防護口罩，換上防火鞋，帶齊火拍、裝有十七公升水的背泵、對講機、地圖及乾糧等物

資，帶領六名隊員出動，灌救山火。

初次到火場「比想像中熱」

四十出頭的黃榮峰加入管理站近十年，他曾任職紀律部隊，言談比較穩重，非常「熟書」；比他年紀小一些，身形較為壯健的李汝達則較害羞寡言，但每次發言都令人忍俊不禁。例如他分享第一次救火時，同樣感到恐懼和緊張，但「感覺就是，原來那些火都是幾熱㗎！比想像中更加高溫。」在場所有人大笑，他續解釋：「周圍都燒光了，那種震撼感就是你看到任何植物，例如草或者樹都可能燒焦了，所有生物都燒了。還有煙霧瀰漫，三百六十度全部都是煙。」

李汝達指，因為喜歡大自然，所以從事此工作。「簡單來說，『自肥』。自己有機會一直行山，一直做維修的事，其實已經是做到我自己興趣的事。」由園藝師轉職農林管理員，他好享受在山中工作：「純粹是覺得自由囉，自己在山裏。」

但他倆在入職時都沒有想過這份工作原來包含救火，更加要二十四小時輪班。每年十月至四月，即重陽節至清明節期間，屬於經常發生山火的「火季」，滅火隊須輪流交替，值更二十四小時，駐守管理站。



雞公嶺近蕉徑於今年一月底發生山火，漁護署山火隊再次聯同消防處出動撲救。
（圖片：香港郊野公園Facebook）

冲不走的疲累

過去五年，每年郊野公園平均發生二十多宗山火。忙碌時期，黃榮峰試過一天最多出動兩次滅火，更遇過一場燒足三天三夜的山火，「即是星期一打完火，下班，星期三再去打火。」他難得語帶激動說，「其實好叻的！」

「在進入火場的時候，其實人是會有一點點窒息感的。」黃榮峰指，除了高溫，還會感到口渴、皮膚變得乾燥，「其實都是很辛苦的。」他又說，若在晚上救火，不一定有熱飯補給，只能以緊急糧食包充飢，可說是「飢寒交迫」。有時出動時間剛好是傍晚，他都會快手吃個杯麵「打底」，應付未知何時完結的打火工作。

在火場救火，除了疲累，也潛伏各種危機。有時他們過了一晚，視野變清晰，他們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站在山的邊陲，地勢凶險，黃榮峰說當時立刻大呼幸運：「嘩！幸好昨天沒事！沒有差錯腳！就是這樣。」

工作結束當刻，疲倦才真正襲來，他倆最想做的事是回家沖涼：「很大陣灰味，就算你戴了那些過濾口罩，有些火灰都是會刺在鼻子上，那陣火灰味是會纏繞你兩天左右，洗澡也洗不走的。」

未識火 先識三百座山

漁護署山火隊隊員本身駐守不同崗位，沒有任何救火經驗，他們又如何學會撲滅山火？首先，他們要先認識山。

但是香港有多達三百座山峰，要熟悉每座山嶺的路線談何容易，更何

況在營救大火濃煙密布的環境？二人異口同聲否認：「不是要熟，但要知。」黃榮峰及李汝達已經擔任管理員分別九年半及六年半，由一入職已經加入滅火隊，但都坦言需要時間熟悉每一個郊野公園的山路。李汝達說：「每一個管理站的範圍都很大，所以都要慢慢去吸收，慢慢去認。」

要認識遍及香港的山，因為滅火隊不只負責自己所屬管理站範圍的山火，更多時候需要「跨區」聯合滅火。分別駐守荃錦及大棠的黃榮峰及李汝達，曾出動至西貢、上水、粉嶺等地區協助滅火。黃榮峰解釋，每次滅火行動大約有五、六個火隊參與，每個小隊向控制中心匯報各自位置、觀察火勢蔓延的趨勢後，再由中心定下策略，調配人手，「需不需要聯合一起去打火？又或者是各自去守住不同的火線？」而當區的管理站隊長就屬聯合行動的「領頭羊」，由他帶領各小隊前行。

日常管理工作訓練體能之餘，他們都會把握機會認路，制定日後可能有用的捷徑。平日他們又會行夜山，感受晚上或者沒有燈光照明的環境下前行，「可能怕絆腳，可能有些植物會阻礙你行，會失去平衡，要注意這些地方，最主要是訓練這些。」

黃榮峰分享，山火控制中心會提供不同類型的課堂，每年又會在大嶼山響石墳場進行山火演習，讓新入職同事體驗真火營救；但大部分的經驗，都是由資深同事傳承下來。「有一些前輩教導我們晚上打火，因為視野不好，他們平時說一些口號就是：『黑泥、白石、光水氹』。黑色就是黑泥，白石就是大塊石頭，反光就是水氹。我們自己親身體會到這些是真的，看到反光的就不要踩水氹。」

身處火場 震撼教育

雖然訓練和口訣有好多，但到第一次真實上場救火，二人都被烈火震撼。黃榮峰說：「平時你不會有一個像人這麼高的火在你面前，當一堆火燒到人這麼高的時候，你是埋不到去的。」

每次出動救火任務，火隊車輛會駛至最接近火場的馬路，沿路響號，勸喻市民離開。停泊之後，他們便徒步至火場邊陲地帶，首要制定兩條逃生路線。黃榮峰說：「進入火場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觀察風向及火勢。我們要找個位置去確保自己安全先，再決定下一步怎樣做。」

然後他們會「追火尾」，即進入已經被燃燒過、相對安全的區域，開始打火。三人為一小隊，以三角形隊形輪流前行，一人以水泵向前射水降溫，另外二人用以舊消防喉改裝的火拍反覆大力拍打地下，阻隔火種與空氣接觸。作為隊長，更要即時判斷火勢改變，李汝達說：「火場隨時風雲變色的，我們可能順着風的方向從尾部開始打，可能打期間，風向又轉，危險就在這裏，可能由南風，忽然間轉回東風，你是不是要立刻轉變？」

當火種已經不再燃燒，他們還要用火拍檢查灰燼裏頭的顏色，以確保完全熄滅，否則繼續淋水及拍打，以免死灰復燃。「如果我們不做這個清理火場的舉動的話，就白做的了。」黃榮峰說。清理及離開火場後，再由農林主任評估火場受影響面積、樹木受損數量等，進行經年的復修工作。



- 1 黃榮峰（左）與李汝達（右）平日須兼顧郊園內大大小小的維修工作
- 2 火拍由消防喉剪裁而成
- 3 每次山火，紙本地圖也是山火隊的指南。
- 4 平平無奇的糧食膠箱裝滿滅火隊飢寒交迫時補給的餅乾與杯麵食糧
- 5 火隊需槽上十七公升水上山救火



今年一月十一日，雞公嶺與獅子山同時發生山火，天氣乾燥加上間中吹強風，山火隊通宵留守山嶺。(圖片：香港郊野公園Facebook)



今年一月十一日，漁護署山火隊員在林村郊野公園內的雞公嶺撲滅山火。(圖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提供)



一旦山火發生在郊野公園內，黃榮峰（右）與李汝達（中）需攜同裝備沿山路登山救火。

一齊走 不會丟低任何人

「進入火場是一件高危的事，我們也不希望有同事因為打火而受傷，還有我們打火的工作是一齊共同進退的。」對黃榮峰而言，打火隊最重要是保障市民及員工的人命安危，萬幸的是，每次都能成功滅火，未有任何同僚傷亡。「我們不會遺留任何一個夥伴，我們要打火，就一組人一起去打。我們可以走的時候，就不會丟低任何人，就一齊走。」

「有默契是基本喇。」李汝達的滅火隊隊員年紀都比他大，他看似是後輩，但彼此相處和執行任務都有份默契。他說與同僚工作的時間比跟家人見面還要多，「分分鐘親過屋企人。」

火熄滅了，故事卻未完結。黃榮峰分享，大棠苗圃每一至兩年會培植長至兩至五吋的小樹苗，再交由他們在每年三至五月進行植樹，山火過後的土地是優先植樹帶，然而「最少要五、六年時間，你才可以看到由一片頹垣敗瓦變回一片綠色；如果是一些比較高大一點的樹，可能一米多，你都要等大概十年；如果要變回一幅林的話，就要二十年以上。」

每次撲火他都覺得好可惜，但

是，「樹可以再種，人命傷亡發生了就回不了頭。」

經常被誤認消防員

「我們打火隊經常被人誤會是消防員的成員。」李汝達笑說，「我們會告訴市民，我們郊野公園的滅火隊，除了日常基本維修工作，到打火季節，我們都會加入打火隊去進行滅火工作。」

脫下防火衣，那件鮮藍色工裝才是他的日常。自在的山林、同事的默契及市民的反饋，讓他心甘情願留下來。「都是喜歡做，始終做落有感情，做了好多年，由開始甚麼都不懂的時候，跟着老師傅一邊學一邊做，做到依家熟手了，可能修完級或者做完不同的維修工作，見到市民用得開心，我們都很開心，有種滿足感。」

接下來是清明時節，黃榮峰說，雖然他們無法得知起火的原因，但在「火季」發生的山火多數都接近墳區一帶，事後亦會在現場發現香燭冥鏹，估計市民未有完全撲熄火種就離開，引致火警。他提醒市民要在指定地方生火，並在離開前確保火種完全熄滅。

焦土探索 山火之防治

每當火龍滅熄之後，山火危機解除，地上的焦土看似不再有新聞價值。不過，業餘報道山野資訊的華生卻不是這樣看。他常踏上焦土，查找山火源頭與拍攝被燒成炭的山野垃圾，「想搵罪魁禍首，應該大家會想知，大家會關心吧？」

同一片焦土，本地環保團體除關心起源外，亦關心焦土本身——本地山頭如何能走出反覆燒山的惡性循環。我們踏在焦土上，又能如何思考未來？

華生人如其名，像《福爾摩斯探案集》的記錄者。

土炮尋找山火源頭如偵探

十年前起，華生每逢周末便與朋友行山。一班行山友自資創立行山雜誌《風火山林》，主力報道行山資訊。但在行山與寫文的旅途上，腳邊的焦土驅使他報道山火即時消息及跟進事後發展。

華生曾試過趁假日上山拍攝焦

土，尋找山火起源。「其實很難找，通常也找不到。」今年年初，他下班時，剛好在大澳小巴站目擊大澳冒煙起火。那一次他距離山火最近，基於習慣，他立即拍下綠油油的山頭冒煙。「不然它整座山燒到燂晒，真的不知是（山火）從哪裏開始。」惟事後即使他對照火場照片、片段與政府公開資料，再赴現場尋找起火地點，他也找不到確切肇因。

今年年初二，他同樣赴雞公嶺蕉徑方向拍攝山火痕跡，惟多個燒焦位

置也很接近，難以判斷源頭。

華生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並非做一個科學的記錄，或取代執法部門的工作。「我想將這件事視覺化告訴大家，再去想想可以怎樣思考。可能很基本的，像是在殯葬區上會不會有防火帶？或者會不會檢控他們去燒草？」他說。

以土炮方式自行偵查的華生認為，很多時候甚至連消防處也未必真的能找到源頭。身為自媒體，他只能

希望大家親睹災情後提高意識，慢慢推動改變山火肆虐的常態。

大火發生後一個月，雞公嶺焦土已長出鮮綠野草苗。行山人士途經時，也搭話說，「不過啲草燒完生得好快」。

然而這些野草卻暗示潛在的惡性循環。環保團體綠惜地球過去一直關注雞公嶺山火頻繁問題。綠惜地球社區協作總監鄭茹蕙指出，當遇上季候風，野草變得乾燥，草便會成為助燃物，一旦起火，便會隨風蔓延得極快。「所以（雞公嶺）就好像一個輪迴的惡性循環」。

她指，當山火反覆燒山，很快會燒盡泥土的營養，當失去植被保護，泥土直接裸露於空氣，每當下雨，雨水連帶營養與泥土一併沖走。「重複燒泥土會變得愈來愈貧瘠，那很不利自然演替，再重新生長較高價值的植物。它只會生一些野草，不停也只是野草。」



華生自發拍攝雞公嶺山火後的焦土，並攝下可疑的山火源頭。



雞公嶺山上的木梯級亦被焚毀

小野草冒出焦土重生

反覆燒林 延遲生態演替

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研究助理教授Dr. Sawaid Abbas 兩年前曾與海外學者發表聯合研究。

研究對比城門與大帽山郊野公園，發現四十多年以來，持續經歷山火焚燒的地區（其成因與清明、重陽祭祀行為有關），到了二〇一四年仍處於草地與灌木的早期森林演替階段。相反，四十多年從沒發生山火的地區，已有過半土地演替成森林，與近兩成演替成灌木或灌木叢。換言之，反覆焚林除直接導致植物死亡外，亦會延遲森林演替過程。

較成熟樹林可阻火蔓延

目前植林是本地防治山火其中一個方法，但吊詭的是，在香港，樹苗尚未長成大樹防火，便先被山火燒毀。「如果我們不停地種，一年又燒兩次，你再去種，其實有甚麼意思呢？都是白費心機，浪費社會資源。」鄭茹蕙寄望政府部門能正視防治與偵查山火工作。

環保團體長春社便是見證植林心血被毀的苦主之一。

二〇一九年，長春社曾於大欖郊野公園埋下二千棵樹苗。惟半年後，大欖發生山火，燒毀三分之二幼苗。長春社保育經理許淑君指出，香港並沒有天然山火，火種都是來自人為，如吸煙或拜山燒草所致。若配合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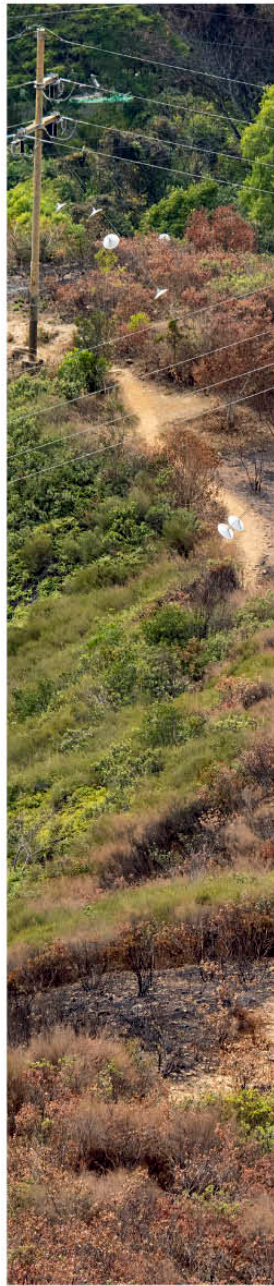
重陽乾燥的季節，再配合乾燥季候風，山腳火苗便能慢慢燒至山頂或山腰。她指，「較成熟的樹林其實可以阻止山火蔓延」，但若山頭僅有草地與灌木，便很容易燒光整個山。

現時倖存的樹苗已長成小灌木，但她指出，由樹苗種成小樹需要十年，再變較成熟的樹林最少要五十年。「但這五十年裏面，可能頭一、兩年就燒，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就是山火的問題了。」她說。

氣候變化加劇本地山火

上述研究又指出，過去二十年全球暖化導致全球火災發生率大增，也可能是二〇〇一年後香港山火頻生的部分原因。而二〇一八年的超強颱風與二〇一六年嚴重霜凍，導致樹木枯死，亦為山火提供燃料，加大隨後火災的強度。研究相信隨氣候變化而來的生態破壞，較草地火災更大。

今年一月兩場雞公嶺山火，燒毀近五百公頃土地。「現在你看到世界各地有很多森林大火事件，在氣候變化之下，火是愈來愈難救。」鄭茹蕙認為，是次山火範圍比往日更廣，更貼近民居，與氣候變化下，天氣更乾燥、風勢更大有關。她認為救火團隊的努力雖受市民欣賞，但政府亦應投放資源去調查起火原因。「其實我們都看到起火的位置，來來去去也是那兩、三個位置，那究竟可不可以在一些山火黑點裝人工智能（AI）或閉路電視，幫忙山火偵查與預防工作呢？」



山火後，雞公嶺山徑一邊山坡被燒至焦黑，另一邊山坡卻鮮綠依然。



火劫後，山野植物被燒成枯枝。



消防處發言人指，過往發生山火的地點較多位於新界北區，處方每年山火高峰期的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聯同民政事務總署、防火委員會、社區應急先鋒和鄉村代表等，在策略性地點派發防火宣傳單張，並展示橫額。

漁農自然護理署發言人則指，任何人在指定露營地點或指定燒烤地點外生火，或在郊區留下火種，分別最高可被判罰款五千元及二萬五千元，監禁一年。過去五年間，違反上述法例而被檢控的個案共有二百二十五宗，另有六宗個案仍在調查中。

翻查過往文件，二〇二二至二三年度就《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208A章(1)(c)「在郊野公園內非指定地點生火或用火」檢控完畢數字為四十六宗，罰款總額共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元，平均每宗罰款五百八十一元五角。

重新思考山火議題

針對山火偵查及防治工作，漁護署自二〇二一年起試驗應用經人工智能(AI)偵測模型防治山火，並於二〇二三年廣泛地應用在所有郊野公園的山火瞭望台。惟本土研究社研究員陳劍青指出，即使政府引入AI偵測山火，不停花資源更新，但山火依然。

過往本土研究社分析發現，本地

山火與現時劃定的「認可殯葬區」有很大的關係。「現時山火好像變成歷史原因，大眾好像不懂得該如何重新思考山火議題。」陳劍青認為，要真正防治山火應從土地規劃著手，例如殯葬區是否可以有更好的管理，包括不應容許郊野公園內的殯葬區市民胡亂燒山。他認為政府應加強執法力度，「我覺得不單止牽涉花多一點資源，而是究竟山火議題有沒有被政府部門放在政策的優先位置。」

目前政府正面臨財赤危機，頻繁救治山火與修復焦土，涉及龐大公共開支。陳劍青山火後曾到雞公嶺視察，發現雞公嶺山上的木梯級亦被焚毀，危及行山人士安全。按記者現場觀察，雞公嶺山徑部分地段因缺乏植被，水土流失嚴重，有木梯級底部失去泥土保護，被遊人丟往草叢。「其實你最好就是防患於未然，那是最理想的。」

不過陳劍青亦指出，執法人員或無法每時每刻偵測過萬公頃的郊野公園範圍，「但問題是有些重點區域，你已看到明顯持續出現山火的情況，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幾年前已經不停地說了，說到現在還是不停出現。」他以雞公嶺為例，認為當局應在春秋二祭提高監察密度，並把監管資源集中在黑點地方。「你應該要長期看着它，你一些公屋戶高空擲物，也能長期監測。為何山火這件影響公共安全的事，沒有得到同樣重視？」

林 夕

每次日出都不一樣
雖然也是在重複的疲憊中醒來
盛夏溫暖着光年
漫長上班之旅
汗大珠小珠的爬過眼簾
弱水三千再難供應眼淚

老闆辛辛苦苦合理化霸凌
加害者不自覺也是受害者
壞脾氣排擠好心情
而每種情緒都值得尊重
打工仔念完天問
繼續在地深耕
於暗處點燈
在赤地種花
每天親嘗任性味道
就是飯碗裏綻放的花紅

晝夜操勞無間
只為修得斷輪迴
低着頭好比蚯蚓之屈以求伸也
不容雙腳伸直的牀墊
每夜在我身上書寫經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緩慢地不朽
有朝總會叫我乘風歸去

長恨吾身非我有
直到眼鼻口舌身意衰退
紅塵開始隔着一層蔓莎
賦予無罪之美麗
彌留之間
所有相逢的人都如初見
一期一會
再等一會即成永訣

生來難得隨性赤裸
而今一絲不掛
及吾無身何患之有
就讓他人百年孤寂
只我孤獨為王
識我者徒勞地哭吧
反正我無念無明無意識

這是在艱難苦恨繁霜鬢的
人礦生涯中
得個做字的死狗
最後唯一的着數

文藝 生活者 的 生存之道

